

陈峻菁 著

TANGDI
WANGCHAO

光复大唐天下的
不朽传奇

上

棠棣王朝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陈峻菁 著

TANGDI
WANGCHAO

上

棠棣王朝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棠棣王朝：全2册 / 陈峻菁著.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11
ISBN 978-7-5594-2876-9

I. ①棠…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08767号

书 名 棠棣王朝：全2册

作 者 陈峻菁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选题策划 刘连生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16

字 数 420千字

印 张 32.5

版 次 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876-9

定 价 59.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言 ◇ 三垂冈

后唐庄宗李存勖的人生沉浮，可以用《史记》里的一句话来说明：“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作为一个祖居西陲的游牧民族后代，一个五岁就被父亲带上战场厮杀、每战必冲锋陷阵、屡屡孤身犯险的沙陀战士，一个战无不胜、智勇过人、以孤城起兵终得天下的天生将才，李存勖的文学修养乃至文化修养其实还算不错：

赏芳春、暖风飘箔。莺啼绿树，轻烟笼晚阁。杏桃红，开繁萼。灵和殿、禁柳千行，斜金丝络。夏云多、奇峰如削。纨扇动微凉，轻绡薄。梅雨霁、烁烁。临水槛，永日逃烦暑，泛觥酌。

露华浓、冷高梧、凋万叶。一霎晚风，蝉声新雨歇。惜惜此光阴，如流水。东篱菊残时，叹萧索。繁阴积、岁时暮，景难留，不觉朱颜失却。好容光，旦旦须呼宾友，西园长宵、宴云谣，歌皓齿，且行乐。

除了这首《歌头·大石调》外，李存勖其他三首留存下来的诗词也

都萦绕着这种情怀婉约、风光旖旎的缠绵气质，与南唐李煜、北宋柳永的词风有异曲同工之妙。

某种意义上来说，李存勖与自己的前辈唐玄宗李隆基十分相似，他们都热爱戏剧、音乐、诗词、女人，审美品味高，在骑射与军事上也有卓绝的才华，勇敢无畏，健壮俊美的外表、年轻时代的无数战功与唾手得来的帝位让他们早早成为人生赢家，而过多的感性则让他们很快沦陷在这云顶天上的风光中。

庞大的后宫、成群的优伶、盈耳的丝竹、府库堆积的金帛，让李存勖洛阳称帝后的日常生活充斥着奢靡之美。

李存勖不但会写诗词，而且精通乐器、擅长唱戏，后宫的女人更是数不胜数，三十八岁那年统一天下、登基称帝的李存勖一定以为，这盛大风光、绮丽岁月，会在洛阳城里无穷无尽地绵延下去，会让他目不暇接地过完一生……但他却忘记了，经晚唐数十年风雨飘摇、几十路大军肆虐过的中原，已经残破不堪，再也经不起这个花花公子的折腾。

李存勖的沙场生涯自五岁那年正式开始，唐昭宗李晔、晋王李克用等人均视他为天生的将才、不世出的大器，而他也确实没辜负这种厚望。

李克用与宿敌朱温争战多年，败多胜少，地盘一再缩小，无奈困守晋阳。在临终前，他最后一个重镇潞州城也被朱温的梁军建城垒夹寨围困长达一年，几乎不保，而此时朱温成功地篡唐称帝，即将以数十万军队的铁蹄踏破晋阳这个打着大唐旗号的最后堡垒。

垂死之际，李克用以三支箭授予世子李存勖，命他灭后梁朱温、幽州刘仁恭、契丹耶律阿保机三个仇人，为父报仇，光复唐室。

李克用这些强敌所拥兵马不下百万，而他所遗下的只不过数万兵马、孤城晋阳，甚至晋阳城里的不少将领还在暗中筹划着要趁丧杀了李

存勖，集体投降朱温。

而初生牛犊的李存勖毫无畏惧，隐父丧不发，计杀了叔父李克宁为首的叛将，连夜发兵攻破潞州夹寨，立下三垂冈大捷之功。孤城绝境中这出其不意的一击，不仅让年轻的李存勖以此立威，也吓得梁帝朱温心惊胆破，连称“生子当如李亚子，克用为不亡矣！至如吾儿，豚犬耳！”

朱温很有眼光，他一直下狠手也没有除尽的晋军，数年后便成为梁军最厉害的对手，常将朱温追得连夜败逃，在大营中觉都睡不踏实。

自李克用身故后，只用了短短十六年时间，李存勖便消灭了后梁，吞并河朔三镇及河中等地，击败契丹大军，占领西蜀，令南平、南楚、吴越称臣，基本掌控了原来的大唐全境，入洛阳称帝。

清朝诗人严遂的《三垂冈》至今广为流传：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风云帐下奇儿在”，有子如此，李克用死而无憾，同时代而言，李存勖的军事才能与统筹作战的谋略堪称无双，但说到帝王治略，李存勖毫不具备。

还在当晋王时，李存勖就因为挥霍浪费、无钱付赌账与掌管国库的都监军张承业发生冲突，并被其母魏夫人当众责打，所以张承业本人在李存勖得到玉玺匆匆登基前激烈地反对他称帝，最终气死，或许就是因为这个亲眼看着李存勖长大的睿智老臣早就看出来，李存勖复唐称帝这

事，无论对人对己都毫无好处，既不能与民休养、平息天下骄兵，也不能让李存勖在人生的顶峰上全身而退。

“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李存勖并不缺乏才华，甚至算得上是文武双全的天才，只是这些才干全都不是政治智慧，所以聪明绝顶的李存勖只能被他的欲望与才华埋葬在宫门的乐器堆下一火焚之，一如之前悲叹“读书万卷，犹有今日”而江陵焚书的梁元帝萧绎，一如之后曾作“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千古词章的南唐后主李煜，又如后来金石书画无一不精、以“院体”“瘦金体”名世的宋徽宗赵佶……坐在帝位上的艺术天才，往往会自编自导出一场轰轰烈烈的人生悲剧。

战时首相丘吉尔在二战胜利后的大选中被英国人民淘汰，他具有文学才华和饱满的斗争激情，富有煽惑力的演讲可以时时鼓舞人心，可一旦迎来了和平，英国人便清醒地知道，丘吉尔绝非一个懂得经济发展、平衡国策的合格政治家。落选后的丘吉尔平静地引用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话说，“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的确，英雄最好的归宿是急流勇退并被遗忘，恋位不走的结果往往也是悲剧，甚至会同时造成时代与个人的悲剧。

五代十国是一个极其短暂的战乱时代，在各种割据势力林立并合纵连横的战争背景下，李存勖这位个性独特、命运离奇的帝王，其一生不仅是一部晚唐风云史，也是一个英雄与天才在战乱时代里身不由己被权力游戏摆布的悲喜剧。

对于小说家来说，那个时代里各路诸侯对于权力无止尽的征逐，权力之争中异化的人性理想，值得思考和琢磨，更值得浓墨重彩地书写。这，便是小说的缘起。

棠花王朝

目录

第一章 可亚乃父

001

第二章 晋阳之围

021

第三章 十三太保

045

第四章 唐宫浴血

067

第五章 耶律阿保机

090

第六章 北盟契丹

109

卷一

众叛亲离 第九章

172

英雄末路 第八章

152

四面楚歌 第七章

131

诸弟之乱 第十二章

237

秦晋之好 第十一章

216

绝地反击 第十章

193

第一章 ◇ 可亚乃父

唐，乾宁二年（公元895年），十一月。

冬雨如注。

大明宫含元殿外，两双牛皮靴在雨中拾级而上。渭地冬早，向来是干冷天气，风沙迷漫。可今年气候反常，连绵六十天的雨水，让大明宫的里里外外结满冰挂，阶墀上湿滑难行，皮靴落处，冰屑纷落，橐橐连声。

正入殿参见的二人都穿着武官服色，当先一人身穿紫色大团花袍，腰系玉带，头顶三梁远游冠，为王侯打扮，这人约摸四旬年纪，身材精干，左眼处蒙着牛皮黑罩，但独目中精光湛然，令人不敢逼视。

内供奉张承业正在殿前值守等候，见阶下两人离开长廊，浑身被雨水打湿，忙带着小内官们打伞从殿门前迎了下来。

张承业是当今皇帝李晔（唐昭宗）身边最受宠信的内官，仅次于神策军的两位中尉，在官中也是一呼百诺，见了这个独眼将军偏偏十分恭敬，抢上前一步，亲自为他打上伞，笑道：“恭喜李节帅，贺喜李节帅！铁骑西来，李茂贞不战而败，此番勤王之功，堪比节帅当年平定黄巢、光复长安的勋业。”

陇西郡王李克用在殿前回首，望了一眼茫茫深雨中的大明宫，心底一声长叹。

大明宫是二十代大唐天子居处，前后修建了快三百年，座落在龙首原

南坡，绮殿千寻、离宫百雉，画檐如迭波翻浪，崇楼似堆岭叠嶂，号为千官之宫。

为了这座千官之宫，为了长安，李克用平庞勋、克黄巢、攻朱全忠、战李茂贞，从少年起血战了二十多年，此时，他却无奈地发现，无论他怎么卖命，却总也扫不清天下的妖氛。

跟在李克用身后的，是个着五品绯服的稚气少年，虽然身材高大，但这少年肤色柔嫩，眼神拘束，看得出只有十一二岁模样。

“存勖，见过张公公。”李克用吩咐道，“满朝文恬武嬉，从宰相到节度使，都不及张公公忠心侍君、精诚报国。张公公饱读经史，精通将略，长于货殖，平生志略才干，不在当年的天下兵马都监杨复光大人之下。若我儿能得张公公指点一二，当是幸事。”

李存勖听话地走上前去，深施一礼。

张承业见这个世子品貌出众，又听李克用如此抬举自己，点头夸赞道：“世子气度不凡，将来必能克绍箕裘。皇上久候，有请王爷入殿。”

李克用点了点头，带着长子李存勖步入了含元殿。

含元殿是正殿，王维诗中“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议朝之所，并非平时接见臣属之地，皇上今日破格升殿，是为了隆重李克用父子晋见的仪式。

李存勖偷望一眼，只见崔巍高大的殿堂上，端坐着一个长方面庞、留八字胡的年青人，他穿着赭黄团龙袍，身材高大，相貌堂堂，有种异常庄静的皇家气派，这是登基七年的当今天子李晔。

生于多事之秋，虽然李晔比父亲懿宗李漼、同母兄僖宗李僖要精明能干，可费尽气力，也收拾不好这残破的大唐河山。

伏地叩拜已毕，李晔吩咐他们起身，向李存勖微笑地招手道：“孩子，过来，让朕好好瞅瞅你。”

李存勖诚惶诚恐地走过去，皇上的温蔼让他感受到异样的吸引。李晔拉住他的手，仔细地上下打量着他。

“好个相貌！”皇上惊叹着，他灼人的目光让李存勖低垂了眼帘，“李节帅，朕看这孩子奇表异常，将来必为国之柱石。”

李克用也不禁有些得意：“是，陛下。人人皆如此说。”

“这孩子气宇非常，朕看他将来成就不在爱卿之下，必会强爷胜祖，可亚乃父。”李晔轻抚着李存勖的背，李存勖觉出，此刻李晔的言语，一半出自肺腑，一半也有些讨好他父王李克用的意思，“好孩儿，将来一定学你父亲和祖父，成为我大唐忠孝之臣。”

“是！”李存勖赶紧答道，“沙陀李家世为唐臣，忠孝二字，不敢或忘。”

李晔对他的回答很是满意，又摸了摸他的头，笑道：“你祖父李国昌、父亲李克用的姓名，都是朕的父皇所赐，期国于昌，克敌制胜，更受国姓为我李唐儿孙，几十年来，你们沙陀部镇守阴山、雁门关，光复长安，有功于国，不辱姓名。李存勖，朕再赐你改字‘亚子’，将来立赫赫之功，超越父辈，尽展男儿抱负！来人，赐翡翠瓜、鹧鸪酒卮！”

李存勖连忙叩头谢赏，退过一边。

李克用进前一步，高声奏道：“陛下，臣昨日接陛下手谕，已明陛下处分。可老臣以为，今日不诛李茂贞以谢天下，只怕后乱无穷。老臣恳请陛下下旨，让臣率军追杀李茂贞，慑服各路强镇，以明天家威严！”

李晔愣了一下，脸上的肌肉有些僵硬了。

他并不想杀死刚被李克用打败的风翔节度使李茂贞，虽然李茂贞擅杀大臣、称兵犯阙、挟持天子，样样都是杀头的叛逆大罪，但李晔仍然不想追究。

面前这位陇西郡王李克用，还有驻兵汴州、即将一统中原的东平郡王

朱全忠，掌控陇右四十余州县的风翔节度使李茂贞，是大唐几十路节度使中最兵强马壮的三家强镇，哪一家他都得罪不起，哪一家他都不能任其独大。

三家强镇中，眼下只有朱全忠与李克用还肯听命，李茂贞这次领兵进犯长安，打算废帝另立，狼子野心流露无遗，可就算李克用有两度勤王之功，李晔也不能完全信任他。

说起来，这次李晔也算是代李克用受过。

前不久河中节度使王重盈病故，诸子侄争夺留后之位，李克用的女婿王珂也在夺位之列。

王珂是王重盈兄长王重简之子，后来过继给了叔父王重荣为嗣。王重荣早达，年纪轻轻已因战功封为琅琊郡王、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的河中与李克用的河东相邻，二人交情不错，因此结为儿女亲家。王重荣病故后，本来就该以王珂为留后，可那时王珂年幼，节度使之位被伯父王重盈夺走，王重盈一直向李克用陪着小心，河东方面才未发作，等到王重盈身故，军府早已不满，齐心推举王珂为留后，又有岳父李克用撑腰，他人无法置喙。李晔也答应了李克用，要下旨命王珂为河中节度使。

可王重盈的儿子王瑶、王珙不服气，到处造谣说王珂生母本是王家的下女，上表朝廷，称王珂“非王家子，实乃王家苍头”。还向东平郡王朱全忠、风翔节度使李茂贞送礼求援。

朱全忠与李茂贞本是李克用宿敌，知道河中向来是河东的羽翼，若王珙兄弟据河中而附朱全忠或李茂贞，李克用的实力必将大减。因此朱全忠、李茂贞、王行瑜等人，全都上表为王珙求封，可李晔已经先答应了李克用，便坚持不肯改口。

李茂贞等人大怒之下，兵分两路，一路攻河中王珂，一路攻入长安，将李晔困住，逼他杀了宰相李溪和岐国公韦昭度来谢罪，还准备另立李晔

皇兄、吉王李保为皇帝。

李克用知道皇上因他受困，星夜誓师北上，攻破绛州，斩了王瑶。

李茂贞、王行瑜和韩建听到河东军大举前来的消息，赶紧罢手，各自还镇，可屯兵渭桥的李克用不依不饶，上表说这三个贼子称兵犯阙、贼害大臣，应以王师之名，涤荡叛臣。李晔这才召他入京晋见。

“爱卿，”李晔仍然是那种温蔼的声调，“此次犯阙逼宫，全由李茂贞的养子李继鹏主谋，李茂贞不明实情，昨日他已诛杀李继鹏，向爱卿谢罪。爱卿看朕的面子，念他年纪老迈，旧日曾是国家勋臣，留他一条残喘性命，苟延岁月吧。”

他说得如此谦卑，让李克用一时语塞。

李存勖不解地望着殿上那个庄敬深沉的皇上，李茂贞这次进军长安，分明是谋逆叛上，几个月前，皇上听说凤翔兵至，吓得带着文武百官逃进了终南山，长安几十万百姓也跟着逃难，被李茂贞的凤翔兵追上大掠，死伤近半，如此罪行，皇上却说得那么轻描淡写，他的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爱卿，朕已让中书省尽快草诏，加封爱卿为晋王，赐‘忠正平难功臣’之号，卿家子孙将佐，着同时一体进爵授勋。”李晔抬眼望着侍立一旁的李存勖，微笑道，“亚子也将长成，朕授你检校司空，遥领隰州刺史。”

李克用浑身一震，虽然皇室这十几年来滥封乱赏，但王爵毕竟还是高贵无伦的。晋王，不同于郡王之号，是一方之霸，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至高权位。

皇上为什么突然给自己晋封王爵？是他真的要嘉奖自己的战功，还是猜疑自己有李茂贞一样的野心？

李克用沉吟未答，李晔拍了拍手，他身侧的珠帘一卷，四名官婢引着

一个柔若春柳的女人轻盈走进。

年纪幼小的李存勖，也感觉到这个女人身上不同一般的气度，她让人觉得既远又近，既敬畏又吸引，吹弹可破的白嫩肌肤，媚姿流溢的线条，冷艳明丽的五官，令李克用的独眼情不自禁地紧盯着她的身上。

“魏国夫人是朕后宫最出众的佳丽，有倾国之色。”李晔的声音里听不出一丝留恋，“爱卿忠勇贤良，举国无双。自来英雄才受得起美人。魏国夫人，从今天起，你就是晋王的人了。”

魏国夫人低下头，连眼角都没有看李克用一下。

她一声不吭，在李晔面前袅袅跪下，伏地行大礼，如是者三。最后一次跪下时，李存勖看见，她颤抖的睫毛上，滚动着一颗晶莹的泪。是的，殿上的李晔，他是一个年轻英俊的皇帝，并且温柔多情、斯文敦厚。

望着面前窈窕的影子，李克用啜嚅半日，方沉重地叩首道：“臣谢皇上隆恩！”

李克用父子告退之后，李晔才沉重地倒在自己的龙椅上，仿佛被抽去了全身的力气，脸上温蔼的笑容也瞬间凋谢了，僵硬的眼纹、嘴纹让他瞬间露出几分阴郁冷漠之色。在这个空荡荡的含元殿里，高踞龙椅之上的皇上，是那样单薄渺小而孤独。

张承业走上前一步，伏地奏道：“皇上，方才晋王所言不无道理。李茂贞等人如此犯上作乱，众人皆曰可杀，皇上却恕之不究，何以服众？只怕藩镇从此看低了天家，乱事由此而起啊……”

李晔手撑着额头，长叹道：“朕如何不知？可李克用屯兵渭桥，长安百姓延颈以望，他已经尽得关中民心。倘若朕再答应让他追杀李茂贞，兼并陇右之地，河中、河东、河朔、陇右，一起都捏在李克用手中，朕还算是什么皇帝？”

张承业仰起脸道：“皇上终究是信不过李克用。可老奴知道，此人忠

心耿耿、绝无二志！如今天下藩镇军威，无出河东之右者，朱全忠、李茂贞均畏他三分，倘若李克用真有称帝野心，他不必等到兼并陇右之后，此刻就可以挥兵入京，废帝自立。可他没有……”

“朕也想相信！就算李克用此刻没有反心，可等他羽翼丰满，手握大半疆土，就不再是今天的李克用了。朕知道，李茂贞、王行瑜等人如狼似虎，要挟天子、屠戮长安百姓，叛逆彰显，可沙陀军到底是胡人，其心难测，朕就算仰仗他平息了藩镇之乱，也难以驾驭。只怕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倒不如让李茂贞、朱全忠与李克用三藩并立，朕才能以制衡之术，辗转为大唐求得一线生机……”李晔无力地垂下头，痛苦地道，“张公公，朕这个大唐皇上，当得好生辛苦！自安史之乱起，京门之外，尽属藩镇，李茂贞、王建、朱全忠、韩建，谁都敢跟朕翻脸作难，就在前几天，李茂贞还上表笑话朕，说‘未审乘輿播越，自此何之’，笑话朕这个天子惶惶如丧家之犬，除了到处逃难、托庇于藩镇再无能耐。朕这些年来多少回屈辱无奈、咽泪强欢，张公公，你都看在眼里……”

张承业见年轻的皇上尽吐心事、泪盈于睫，不禁也红了眼睛。

京门之外，尽属藩镇，节帅们自立留后，自封刺史，不遵皇命。可京门之内，大唐天子也未必就能当得了家，京师权柄，百年来都由内官操纵，从穆宗李恒到当今皇上李晔，八代唐帝有七代由宦官拥立。

大唐天子不是死于太监之手，就是死于丹药之毒。

太监们废立皇帝，如换衣裳。

这些皇上大多俯首帖耳，甘当内官傀儡，独有李晔是个例外。

他不像皇兄李僮那样整天打马球、以嬉游为业，自幼读书上进，胸有沟壑，城府颇深。李僮驾崩时，内官们打算在吉王李保和寿王李晔间挑选一人，吉王年长又有韬略，内官们怕他不好掌握，这才选择了看起来稚弱胆怯的李晔，可他们全都看走了眼，李晔竟是比吉王更难对付的厉

害角色。

登基之前，李晔在大内总管、观军容使杨复恭面前唯唯诺诺。

践祚七年，他夙兴夜寐、一革旧弊，不但费尽心思剿杀了杨复恭和其手握重兵的七百多个太监义儿，还在朱全忠、李茂贞、李克用之间拉拢制衡，让几个强藩互相攻杀，以弱其势。可他毕竟太年轻幼稚了，不是那些征伐多年、权术过人的强藩的对手，更何况大唐皇室积弱百年，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

李晔睁开眼睛，恢复了庄敬之色，坐直身子道：“张公公，朕在大明宫唯一信任的内官，只有你了。李克用的晋阳，城坚兵强，雄霸一方，朕任你为河东监军，即日起程。这些年，朕冷眼看了几家强藩，朱全忠多诈，李茂贞强横，王建奢淫，刘仁恭不义，只有李克用还肯尊皇室号令。你身在河东，就是朕的外援，倘若有一天朕在长安城有个风吹草动，这匡复唐室之事，朕就指望公公了！”

张承业听得李晔话语凄凉，触动心事，想起十几年前黄巢攻陷长安、大明宫两度被焚的兵祸，想起李晔多次逃难的流离生涯，不禁双泪长流，叩头受命：“老奴谨遵皇命，此去河东晋阳，为陛下经营北都，更为我大唐留一条后路。”

含元殿外，风急雨冷，仍没有停息之意。

大唐开国将近三百年，到了这一百年，长安五陷，天子七迁，李家的皇上们，徒留天子之名，早已不能掌控天下。

而眼下，这风雨飘摇的大唐皇室，还能支撑几天，谁也难以预料……

汾州城外，秋天的吕梁山麓，奇峰如削，层林尽染。